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王孟英医案

清·王士雄 著

陆士谔 辑

达美君 周金根 王荣根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孟英医案 / (清) 王士雄著; 陆士谔辑; 达美君等校注. —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3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ISBN 7-80089-593-9

I. 王… II. ①王… ②陆… III. 医案, 个人—清代 IV. R2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167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 64151553

邮码: 100027)

印刷者: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 4000

书 号: ISBN7-80089-593-9/R·592

定 价: 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近代名医陆士澍据《王氏医案》、《归砚录》等书分类重辑而成。该书共二卷，反映了清代著名医家王士雄的临诊经验，包括 57 种病症及杂治一章，载案约 598 例。王氏临诊辨证精确，处方熨贴，用药灵巧，效果出奇制胜，对后学多有启迪。

本书是一部较卓越的学术著作，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适合中医各级各科临床医师参阅。

校 注 说 明

《王孟英医案》，二卷。近代名医青浦陆士谔据《王氏医案》、《归砚录》等书分类重辑而成。刊行于公元 1921 年。《王氏医案》等系清代著名医家王士雄（公元 1808～1868 年）撰于公元 1824～1857 年间。

王士雄，字孟英，幼字箴龙，晚号梦隐（一名梦影），自号半痴山人、随息居士、睡乡散人、华胥小隐。书斋堂号归砚、潜斋。王氏先祖曾被宋高宗赵构追封为安化郡王，自河南开封迁居浙江海宁。王氏曾祖学权、祖父国祥、父升三世善医，故矢志继承家学，成为道光咸丰年间卓越医家。王氏临诊不忘著述，撰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回春录》、《仁术志》、《归砚录》、《鸡鸣录》、《随息居饮食谱》等书，辑录《潜斋简效方》、《潜斋医话》、《四科简效方》、《汇刊经验方》等书。《王氏医案》分正续编：正编二卷，原名《回春录》；续编八卷，原名《仁术志》。

《王孟英医案》，反映了王氏的临诊经验，包括 57 种病症及杂治一章，载案约 598 例。王氏治温病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杂病取朱丹溪、喻嘉言、秦皇士、沈尧封，对《伤寒论》尤有心得。凡案中论及伤寒变证、坏证、逆证，立方用药，恪守仲景古法而又灵活善变。王氏阐发医理精辟，临证重视审证，辨证精确，立法处方熨贴，用药灵巧慎严，毫不偏囿固执，每有出奇制胜之效，而无颠预貽误之弊。治温病擅用凉润清解、甘寒养阴，反对妄投温补。尤以一味菖蒲

辛开宣通，犹舟之有楫，车之有轴，匠心别具，启人心智，开人茅塞。治杂病颇多特色，每有出人意料之神。如以三才合枕中丹，加黄连、肉桂，治心肾不交彻夜不寐，寓水火既济、引火归原之意。又如呕吐、腹胀、二便不通，以旋覆代赭汤加蜚螳虫，取缓降迅通之效。治“沥浆生”之难产、消渴、阴虚阳越之喘嗽，即从炼银匠以猪肉煎汤解渴而悟出，认为猪为水畜，其肉最腴，煎汤频饮，功专补水救液，故治之有桴鼓相应之效。王氏尚精擅温补，固非囿于善用寒凉一隅者。书中有不少温补回阳救逆之典型案例，颇能发人深省。

近贤张山雷评价孟英，“临症轻奇，处方熨贴，亘古几无敌手”，可谓颇妥贴确切。曹炳章先生亦赞誉王氏，“辨病辨证，能探虚实，察深浅，权缓急，每多创辟之处。”《王孟英医案》确是一本较卓越的学术著作，给后世医家以启迪，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及指导意义。

兹以青浦名医陆士谔重辑之《王孟英医案》（上海世界书局版）为底本，以《王氏医案正续编》〔清咸丰元年（1851年）吟香书屋本〕、《归砚录》（《潜斋医书十四种》版）为校本，两相勘核。相异处，择正确者纠正，并加注说明之；若两者虽异，义皆相通，则依底本，亦不加注；义有差异，而难以定夺者，不予纠改，但加注说明。本次校注以新式标点句逗，以简体横排排版，文中夹批，用六号小字标出，并加括号，书中眉批单用六号小字，不加括号。再版重印，以饷读者。其中有不妥之处，质之高明。

校注者

一九九四年十月

序

《王孟英医案》，有初编、续编、三编之分，编者不一其人。而《归砚录》，则孟英自编者也。余性钝，读古人书，苦难记忆。而原书编年纪录，检查又甚感不便。因于诊余之暇，分类手录，藉与同学讲解。外感统属六淫，故风温、湿温间有编入外感门者。夫孟英之学，得力于枢机气化，故其为方，于升降出入，手眼颇有独到。而治伏气诸病，从里外逗，尤为特长。大抵用轻清流动之品，疏动其气机，微助其升降，而邪已解矣。此其法虽宗香岩叶氏，而灵巧锐捷竟有叶氏所未逮者。余尝谓孟英于仲景《伤寒论》小柴胡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诸方，必极深穷研，深有所得。故师其意，不泥其迹，投无不效，捷若桴鼓。读者须识其认证之确，立方之巧，勿徒赏其用药之轻，庶有获乎！

民国十年五月青浦陆士谔序于松江医室

序

青浦陆君士谔，名医也。其治症，闻声望色察脉问证，洞见脏腑，烛照弥遗，就诊者无不叹为神技。而不知君固苦心得之也。余以善病，喜读医籍。去年冬，购得《医学南针》，读之大好，因想见陆君之为人。余左胁有块作痛，患已逾年，历经中西名医诊治，药日投而病日剧，乃搭车赴松江访陆君。君一诊，即曰：病虽在气，患已及血。余告以病起由乎积食。陆君曰：食入于胃，化行于脾。今饮啖如常，脾胃足征无病。凡气分之病，臌胀浮肿，皆不见痛。君病在血分也。立方当归、川芎、白芍、香附、柴胡、潞党、红枣。寥寥七味，一剂知，三剂病若失。因与君畅谈医药，并及近代名流。君于王孟英氏最为推服。余曰：孟英果然名家，可惜偏于寒凉。读潜斋书者，每每不敢用温药。君曰：孟英用药，何尝独遗温热？其寒凉方，救逆之案为多。检其全书，用附、桂、干姜之方，有一十九案。可知药贵对证，王氏亦绝无成见也。大抵当时医家，喜用温补。王氏所诊，病病者十之四，病药者十之六。读书者不知研求，自然有偏任寒凉之弊矣。因出其自编之《孟英医案》，分类排比，眉目朗然。余不禁狂喜，劝之发刊。君曰：孟英原案，犹《资治通鉴》，余此编犹纪事本末，不过自备检查尔，何足问世。余曰：初学得此，因证检方，得见孟英之手眼，未始非君之功也。陆君颇黻余言，余因草其缘起，即为之序。

民国十年五月金陵哈宇梅拜序

目 录

卷一.....	1
外感.....	1
伤风	22
风温	25
湿温	31
冬温	38
伏热	45
伏暑	56
霍乱	65
暑	68
泻	75
疟	84
痢.....	112
斑.....	123
痘疫附：烂喉	125
瘡疹.....	130
喘嗽.....	134
卷二.....	143
呕吐.....	143
噫.....	144
呃.....	145

胀·····	146
肿·····	151
痞积·····	155
痰·····	162
劳伤·····	169
脱·····	170
阴虚·····	171
损·····	178
郁·····	184
惊·····	185
悸·····	187
哭·····	188
狂·····	188
痢·····	191
疑惧·····	191
内风·····	194
不寐·····	197
不语·····	198
类中·····	199
瘫痪·····	200
虫·····	201
结胸·····	201
关格·····	202
晕眩·····	203
厥·····	204
诸血·····	207
诸痛·····	212

疝·····	218
便浊·····	218
遗精·····	219
便秘·····	219
妊娠·····	223
调经·····	227
淋带·····	231
胎前·····	232
临产·····	236
产后·····	238
中毒·····	249
杂治·····	252

卷 一

外 感

家叔南山，于秋间患感，日治日剧，渐至神昏谵妄，肢振动惕。施秦两医，皆谓元虚欲脱，议投峻补。家慈闻而疑之曰：盍与孟英商之？孟英诊曰：无恐也。通络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丝瓜络、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络、葱须、贝母、钩藤、胆星为剂，化服万氏牛黄清心丸一颗。覆杯即安，调理半月而愈。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将赴邓云崖司马之招，经杭抱病，侨于张柳吟之旧馆，亦为寓侧陈六顺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仆病之事，石闻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诊焉。脉沉而涩滞，模糊不分至数，肢凉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涩少，神气不爽，曰：此途次感风湿之邪，失于解散，已从热化，加以温补，致气机愈形窒塞，邪热漫无出路，必致烁液成痰，逆行而上。但与舒展气机，则痰行热降，诸恙自瘳矣。以黄连、黄芩、枳实、橘皮、栀子、淡豉、桔梗、杏仁、贝母、郁金、通草、紫菀、竹茹、芦菔汁等药，三服而起，调理匝旬遂愈。

夏间王某患感，越医谢树金治之，病虽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类乎瘫痪。延已月余，人皆谓其成废。所亲钟某，洵孟英视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过分，气血两伤，肢骸失其营养，脉微而细，舌亮无苔，与大剂参、芪、归、术、熟地、杜仲、菟丝、牛膝、枸杞、山药、木瓜、萸肉、蕤薤、续

断、桑枝。(气血双补，而补血之药重于补气。以汗为血液，阴分偏伤也。)数十而起。

一劳力人阴分素亏，骤感风湿，两膝刺痛酸软，(此症延久，即成鹤膝风。)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黄汤加独活、豆卷。(精当。)一剂知，二剂已。

毛允之戌^{〔1〕}冬患感，初治以温散，继即以滋阴，病日以剧。延至亥春，或疑为百日之癆，或谓是伤寒坏证。而凤山僧主升、柴、芪、术以补之，丁卯桥用轻粉、巴霜以下之。杂药遍投，形神日瘁。乃尊学周延孟英视之，脉来涩数上溢，呃忒，口腻，虽觉嗜饮，而水难下膈，频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热往来，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坚满，曰：此病原属冬温，治以表散，则津液伤而热乃炽；继以滋填，热邪愈锢；再施温补，气机更窒；升、柴、芪、术，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轻粉，欲降其浊，而尽劫其阴。病及三月，发热不是表邪；便秘旬余，结涩非关积滞。且脉涩为津液之已伤，数是热邪之留著，溢乃气机为热邪所壅而不得下行。岂非温邪未去，得补而胶固难除。徒使其内烁真阴，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气，尽失肃清之令，法当搜剔余邪，使热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节，俾浊气下趋，乃为宣达之机。何必执参、茸为补虚，指硝、黄为通降哉。以北沙参、紫菀、麦冬、知母、花粉、兰草、石斛、丹皮、黄芩、桑叶、栀子、黄连、木通、银花、橘皮、竹茹、芦根、橄榄、枇杷叶、地栗、海蛇^{〔2〕}等，出入为方。服之各恙递减，糜粥渐加。半月后始得大解，而腹热全消，谷食亦安。乃与滋阴善后而愈。清热生津治

〔1〕 戌 原本作戊，据《王氏医案》本改。

〔2〕 海蛇 海蜇。

法固善，然亦此人本元坚固，故屡误之后犹能挽回，否则亦难为力矣。

庄半霞芝阶中翰之三郎也。闰后患感，日作寒热七八次，神气昏迷，微斑隐隐。医者无策，始迎孟英诊之曰：此平昔饮酒，积热深蕴，挟感而发。理从清解，必误投温补，以致热势披猖若是。询之果三场皆服参，且携枣子浸烧酒入闾。初病尚不至此，因连服羌、防、姜、桂，渐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汤三剂，斑化而寒热渐已。继用大苦寒之药，泻其结热，所下黑矢，皆作枣子气。旬日后，与甘润滋濡之法，两月始得全愈。

陈足甫禀质素弱，上年曾经吐血，今夏患感之后，咳嗽夜热，饮食渐减。医作损治，滋阴潜阳，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诊之曰：阴分诚虚，第感后余热逗留于肺，阻气机之肃降，搏津液以为痰。此关不清，虽与滋填培补之药，亦焉能飞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气以保胃液^{〔1〕}，俾治节行而灌溉输；然后以甘润浓厚之法，补实真阴，始克有济。乃尊仰^{〔2〕}山闻之，击节叹服。如法施之，果渐康复。晡热夜热，原有肺热、血瘀二候，断非滋阴^{〔3〕}所能愈。况温病之后，咳嗽夜热，显为遗邪在肺，滋阴药愈没干涉矣。

栖霞所司药陈芝田，于仲夏患感，诸医投以温散，延至旬日，神昏谵妄，肢搐耳聋，舌黑唇焦，囊缩溺滴，胸口隐隐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转邀孟英诊之，脉细数而促，曰：阴亏热炽，液将涸矣。遂用西洋参、元参、生地、二冬、知、柏、楝实、石斛、白芍、甘草梢、银花、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剂投之。（孟英能善用大剂，故能起不治之证，亦古人所未有也。）次

〔1〕 液 《王氏医案》本作“津”。

〔2〕 仰 原本作“养”，据《王氏医案》本改。

〔3〕 阴 原本作“补”，据同上改。

日复诊，其家人云：七八日来，小溲不过涓滴，昨药服六七个时辰后，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转机也。然阴气枯竭，甘凉濡润，不厌其多。于前方，再加龟板、鳖甲、百合、花粉，大锅煎之，频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气始清，诸恙悉退。纯用滋阴之药，调治匝月而瘳。予谓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如此案八日后神气始清，若经别手，纵使治法不错，而一二帖后不甚起色，必规避坚辞，致病家惑乱，谋及道旁。虽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药矣。此在医者之识老心坚，又须病家之善于择而任之专也。谈何易耶？且闻孟英尝云：温热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药至十余剂，始得神清液复者。因温热案最夥，不暇详录，姑识此以告司人之命者。一派甘寒〔1〕之药，既可涤热，又以生津，真治温良法也。惟湿温证宜稍加斟酌耳。

江小香病势危笃，浼人迎孟英诊之，脉虚弦而小数，头痛偏于左后，子夜热躁，肢冷欲呕，口干不欲饮，不饥不欲食，舌蹇言涩，溺黄而频。曰：体属素虚，此由患感时，过投温散，阴津阳气皆伤。后来进补而势反日剧者，滋腻妨其中运，刚烈动其内风，（知此二语方可论药。）以致医者金云表之不应，补亦无功，竟成无药可治之证。虽然，不过难治耳，未可遽弃也。与秋石水拌制高丽参、苡蓉、首乌、生白芍、牡蛎、楝实、盐水炒橘红、桑椹、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饭丸肉桂心五分。一剂躁平呕止，各恙皆减。连投数服，粥食渐安，乃去首乌、桂、楝，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绝妙机轴。

石诵义夏杪患感，多医广药，病势日增。延逾一月，始

〔1〕寒 原本作“凉”，据《王氏医案》眉批文改。

请孟英诊焉。脉至右寸关滑数上溢，左手弦数，耳聋口苦，热甚于夜，胸次迷闷，频吐粘沫，啜饮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间有谵语，曰：此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见示。孟英一一阅之，惟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耳。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见孟英君石膏以为治，不敢与服。次日复诊，自陈昨药未投，惟求另施妥法。孟英曰：我法最妥，而君以为未妥者，为石膏之性寒耳。第药以对病为妥，此病舍此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以模棱迎合为妥，恐贤郎之病不妥矣。北涯闻而感悟，颇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见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觉一团冷气，汤水皆须热呷，此药安可投乎？坚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过诊，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证，正欲发明。夫邪在肺经，清肃之令不行，津液凝滞，结成涎沫，盘踞胸中，升降之机亦窒，大气仅能旁趋而转旋，是一团涎沫之中，为气机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觉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诊时，即断为不传经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觉胸中之冷。若传入心包，则舌黑神昏，才合吴古年之犀角地黄矣。然虽不传经，延之逾月，热愈久而液愈涸，药愈乱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为不妥，急急投之为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击所亲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随之。况月余之病，耳聋泄泻，正气已亏，究宜慎用。北涯闻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约翼日广征名士，会商可否。比孟英往诊，而群贤毕至。且见北涯求神拜佛，意乱心慌，殊可怜悯。欲与众商榷，恐转生掣肘，以误其病，遂不遑谦让，援笔立案云：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之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诊

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坐中顾听泉见案，即谓北涯曰：孟英肠热胆坚，极堪倚赖。如犹不信，我辈别无善法也。顾友梅、许芷卿、赵笛楼亦皆谓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参、贝母、花粉、黄芩、紫菀、杏仁、冬瓜仁、枇杷叶、竹叶、竹茹、竹黄。而一剂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后各恙皆去，糜粥渐安。乃改甘润生津，调理而愈。予谓此案不仅治法可传，其阐发病情处，识见直超古人之上。论亦根柢喻氏，而更加明透〔1〕。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逾花甲。患感两月，医皆束手，始延孟英诊之。身已不能转侧，水饮难于下咽，声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热邪逗留不去，津液剥削殆尽。计其受病之时，正当酷暑，岂即温补是投，但知其虚而不知其病耶？阅前服诸方，惟初手顾听泉从吸受暑邪、轻清开上立治，为合法耳，余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药，其如与病无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盖医者执此和解之法，谓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险，岂不稳当？病家见其参、胡并用，谓补正祛邪，具一举两全之美，最为上策。孰知和解足少阳传经伤寒之剂，不可以概和各经各气之各病。徒使参、胡升提〔2〕热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节，无以清肃下行；而姜、枣温膩湿浊于中焦，致运化之枢机失其灌溉之布，气机愈窒，津液愈干。和解之汤愈进，而气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则虽有良治，而咽喉仅容

〔1〕 论亦根柢……明透 原本眉批文，《王氏医案》未见。

〔2〕 升提 《王氏医案》本作“提升”。

点滴，气结津枯，至于此极，英雄无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恳挽救，乃疏甘凉清^{〔1〕}润之方。嘱其不限时刻，不计多寡，频以水匙挑入，使其渐渗下喉。而一日之间，仅灌一小杯许，其病势之危，于此可想。直灌至旬余，气机始渐流行，药可服小半剂矣。人见转机之难，不无议论旁生。赖孟英镇静不摇，乃得日以向愈，粥食渐^{〔2〕}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为忧。孟英曰：无恐也。水到渠成，谷食安而津液充，则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则久不纳谷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荡涤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势。孟英连与补气益血之药，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对，热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计及五十日矣，闻者莫不惊异。继以平补善后而痊。

金宽甫初冬患感，局医黄某，闻其向来不拘何病，总须温药而痊，胸怀成见，进以姜、桂之方。渐至足冷面赤，谗语烦躁，疑为戴阳而束手矣。举家徬徨，延孟英诊焉。曰：此伏邪晚发，误与升提，热浮于上，清解可安。宽甫犹以向不服凉药为疑，方中苓连之类，坚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极力开导，督人煎而饮之，果得霍然。

石芷卿患感，张某连投柴、葛药，热果渐退。而复热之后，势更孔甚，乃延孟英诊焉。先以梔、豉、苓、连等药，清解其升浮之热，俟邪归于府，脉来弦滑而实，径用承气汤下之。时其尊人北涯赴瓯，无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医决之，以为太峻，且腹不坚满，妄攻虑变。举家闻之摇惑，暮夜复恳再诊。孟英辩论洋洋，坚主前议。服后果下黑矢，次日大热大汗，大渴引饮。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经热始显，与

〔1〕清 《王氏医案》本作“濡”。

〔2〕渐 同上作“递”。